

现代都市小说专辑

主编/贾植芳

右國的人们

徐霞村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徐霞村作

■ 水沫叢書 ■

古國的人們

水沫書店刊行

1173227

■ 古 國 人 們 ■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印刷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初版

——一五〇〇册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者
徐 霞 村

發 行 者
水 沫 書 店

印 刷 者
水 沫 書 店

發 行 所

上 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 實 價 洋 五 角 ■

本書獻給我的朋友朱湘君

沒有他我連一個字都不會寫出來。

題 記

這是我個人的第一個小說集，裏面所收都是兩年來的作品，因為各篇所描寫的多半是老中國的社會裏產出來的人物，所以便給牠起了一個總名叫「古國的人們」。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應該聲明，就是，我在這裏並沒有給我們這個老國度戴上一個樂觀的花冠或把她陷入一個絕望的死獄，——因為我覺得那是太複雜的事了，——不過我是從這個老國度裏生出來的，現在拿她的一小部分做做我練習繪畫的材料罷了；我願意讀者注意。

自己把舊稿看了一遍之後，覺得「五十塊錢」和「唱」兩篇不但寫得幼稚，就

是思想也有謬誤，頗想把牠們抽出來。我把這個意思告訴S，S說，「就是其餘的，難道你敢保兩年之後看了不覺可笑嗎？」我說，「現在已覺得可笑了。」於是我又決意還是讓牠們留在這裏。

爲了時間和才分的關係，我從來沒有這樣大的野心來寫小說，但我的朋友如朱湘君，葉紹鈞君，鄭振鐸君，徐調孚君等位却對我抱着過大的期望，並且時時加以鼓勵。現在我誠懇地在這裏對他們表示感謝，並且希期以後能夠作出點不負他們的勉勵的成績。

一九二九，三，十五，上海。

內 容

五十塊錢·····	一
唱·····	一五
煙燈旁的故事·····	三
L君的話·····	四
英雄·····	六
愛人·····	九
「悲多芬」先生·····	一二
邢二嫂·····	一三

五十塊錢

凡是 P 城西門外一帶的洋車夫大概都認識「三路居」的掌櫃王老西，都認識他那種臃腫的面孔，紅色的鼻子，和那鬆弛的大嘴。除非有不得已的緣故，他們一定要在他的鋪子裏吃飯，因為他鋪子裏的東西，雖則不十分講究，——「講究」這兩個字在洋車夫們的心目中就是「昂貴」的代名詞，——却價錢便宜而且分量也十足。

他什麼時候來到 P 城，一般二十歲上下的勞動者都摸不清。但據小二禿子的父親——一個僥倖活到五十多歲的老洋車夫——說，他已經來了三十年了。他沒有一個家屬，在鋪子裏只有一個掌灶的老董，是一位終日不說一話的瘦子，他自己做跑堂的伙計。

三十年之內，從天還沒亮的時候一直到半夜十二點，他整天地穿着他那件在

民國元年洗過一次的圍裙，在那煙子熏黑的屋子裏，在桌椅的行列中，布棧似的穿來穿去，口裏喊着「一斤本地（麵）一份肉！」或是「素炒兩張餅，外加一個小碗豆腐湯！」他那唱歌似的山西調子，聽了使人忍不住發笑。

當他在主顧給錢的時候，他總是說：『不用給了吧。』

有的時候少年們便在這時接着說，『好吧，今天我們打擾老西一次。』

『得啦，別開心了，』他的臉上立刻顯出一種可憐的苦笑。

到了晚上，洋車夫都來到他這裏吃茶談天。在這個時候，熊熊的爐火照耀他們那被勞動毀壞了的臉上，四圍的牆壁，也更顯得古怪可怕了。但是他們却儘量地喝他們的「大葉」，儘量地談話，將空氣中充滿了噪雜的聲浪，好像要藉此忘掉他們各人的苦痛。這也是王老西的唯一的娛樂時間，因為把每個茶壺都沖滿了之後，他可以隨意加入一個團體旁聽。他一句話也不說，祇是呆呆地靜聽，同一個小孩聽故事一樣。別人無論說什麼，他總點頭贊成。

喝茶的走了以後，飯舖裏便安靜得同墳墓一樣了，祇有靠着牆打盹的老董的鼾聲，和爐上頭水壺的尖銳的歌聲在空氣中應和着。他把舖門門上，拿出賬本來仔細地算。……這樣地延長半點多鐘，他才遲緩地走到屋角的床舖上倒下，做他那不可知的夢去。

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的程序；永遠沒有變過樣。

同別的山西商人一樣，他對人十分和氣，即是最熟的主顧，也不減少他的謙恭，有人欺負他的時候，他總是哀求，如果對方仍無所動，他便忍痛地讓步，從沒勞過警察老爺的精神。『氣死不打官司，窮死不該賬。』是他的唯一的祕訣。

同別的山西商人一樣，他有一種儉樸的美德。誰也沒見他喝過酒，誰也沒見他吃過好的，雖則吃喝是勞動者中最平常的嗜好，就以他那油得發光的棉袍而論，如果有人在下雨的時候穿上，我敢保他挨不了淋，然而他連換的心思都沒有。

大家都說他有錢，他却極力否認，因他覺得像他這樣的苦命的人是不應有錢的，的確，他有錢，——費了三十年的辛苦和無限的血汗，經過郭先生的詐騙和某君的偷竊，他才剩了五十塊錢！爲了藏牠們的地方，他曾費了多日的考慮，最後，他才選了床底下的磚下，一來因爲沒有人知道，二來因爲自己也容易照顧。雖然如此，他還有時從夢中驚醒，伸出顫動的手去摸摸他的寶藏是否存在。

在無人的時候，他常拿出那些銀餅來，聽着牠們的丁丁的響聲，看着牠們的美麗的光澤，於是他臉上便露出欣然的微笑。他已經四十八了，還沒有同異性接觸過。街上走來走去的女性在他心目中都是美麗的神祕的人物。他打算積到八十塊錢的時候，娶一個妻子，嘗嘗那種新的滋味。……

有一天半夜忽然起了一陣鎗聲，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充滿了大兵。他們從那裏來的，他不明白，當他問別人的時候，他又弄不清「直軍」「三軍」等等名詞，所

以他也就不問了。他相信老百姓對於這些事知道與否都沒有什麼關係。

他對於大兵老爺們向來懷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敬畏。他曾受過他們多少次教訓。他雖然沒讀過四書。這幾次也足以使他取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但是這班大兵似乎又與前班不同：他們並不上操，所以沒有營盤的必要；他們並不起火造飯，飯館子就是他們的食堂；此外一切日用的東西都老實不客氣與人民共之，有時高了興還要拿鎗獵一獵人民；所有的人家都好像同他們有親戚的關係，聽他們隨便出入……

如此不到幾天。店舖十分之九都關了門，大街上冷靜得同過年一樣。到了晚上，空氣裏傳着婦女的號哭。王老西的飯舖裏每天總要來幾個灰色的動物，吃完了就毫不介意地昂然而出。他一面心痛自己的本錢，一面羨慕他們那絕對特權的生活——但是他自愧沒有那麼大的本領，因為做一個灰色的動物是很不容易的事，不是像他這樣笨的人所能做的。

朋友們都忠告他，說他的生意做不成了。他自己也相信他應該把希望縮小，否則恐怕連這個縮小的希望都沒有了。於是他便辭了掌灶的老董，把店門關上。

小二禿子的父親告訴他北京是太平的地方，因為北京有外國人，並且「一來可以找點事，二來可以娶個女人。」他就聽了。

火車已經多日不通了，但是開車的消息却時時傳入他的耳鼓。他一步也不敢離開他的舖子，終日守着他的寶。藏這五十塊洋錢現在使他害怕了，在拿着牠們的時候，他的手不禁要顫動了。牠們好像是他的前途，他的靈魂，失了牠們他將變為一個木乃伊了。倘若有人發現了牠們，那怎麼辦呢？——這是一個使他發狂的思想。

有一天小二禿子來捶他的門，告訴他當日下午四點要有一次開往北京的車。他預料上車的人一定很多，應當早去，於是他就立刻動手收拾行李。

到了車站，車上已經堆起來了，連車頂上都擠滿了人，但是站台上仍舊有大羣黑色的腦袋在那裏蛆一般的爭攘。若是在別的時候，怕事的王老西一定要搖搖頭走開，但是在今天——是的，在今天他却不知何故也加入了漩渦。

他隨着前面的脊背，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動。過了半天他才摸着踏板，這時被後面的一個力量向前一擁，他突衝上了踏板，一脚踐在一個堵在車門的大行李上。

『你長了眼沒有！』坐在行李上的一個仁丹鬍子反着白眼吼了一聲，——他大約是行李卷的主人。

王老西也不回答，仍舊被後面的力量推着前進，他見車門裏滿得連芝麻都種不下了，便跨過那不可侵犯的行李卷，到仁丹鬍子的背後站着。

在他左面的一個箱子上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她抱着一個入睡的小孩，此外在這重門外的五尺見方的地方還有三個帶辮子的農人，一個學生，一個科員，每

人都有兩件以上的行李。他的腳夾在箱子和包袱堆裏，既不能坐下，又不能移動。

人還是源源而來，火車却老不開，雖然時間已經過了。

車內充滿了談話聲，爭坐聲，以及小孩的哭聲，有的時候傳來一股魚蟹的腥味，使人作嘔。

一直到了六點鐘，這個大動物才吼了一聲，把這些焦急的乘客帶走，大家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

黑夜已經在東方的天邊露頭了，但野外的景緻王老西還隱約可以看見。除了灰色的遠山以外，他所見的只是一片無邊的田地，荒禿的田地。有時有一兩個烏鴉在遠處貼着地面飛翔，好像正在焦急地尋求一粒草種充飢。深秋的冷風不住地吹在他的身上，使他的牙齒相碰。

火車時時站住，有時竟停到半點鐘，才遲笨得同母牛一樣的走起來。他想過